

# 大公精神育名家 學者專家論新派武俠小說



▲張浚生在論壇上笑談為何理工科學者都愛看武俠小說  
本報攝



▲孫立川主持論壇  
本報攝



▲李以建認為新派武俠小說精



▲羅英在論壇上表示，中央電視台的「武俠世界」大型紀錄片預計於本年底播出  
本報攝

## 梁羽生金庸惺惺相惜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成野報道：看武俠的人常不免會想，梁羽生、金庸刻畫了如此多的大俠，作者本人又是什麼樣的呢？是像南霽雲一腔熱血，還是張丹楓的書生本色？孫立川、周蜜蜜娓娓道來。

「梁先生灑脫極了，他每天下午都喜歡買二兩燒酒，四兩燒肉，邊吃燒肉邊喝酒。」孫立川從一九九五年起，負責編輯了很多梁羽生的書稿，他眼裡的梁羽生不拘小節，沒架子。他猶記第一次見到梁羽生，是一九九九年春節，梁羽生回香港探視。「見面的時候，覺得他古道熱腸、知識淵博，人很謙虛，是傳統的知識分子。」

孫立川與梁羽生見面沒幾天，正好遇見金庸，便告訴他梁羽生已經返港。金庸提議有空聚聚。在孫立川安排下，金庸作東，在香港跑馬地一家著名西餐廳宴請梁

羽生。同行的，還有原《大公報》副總編輯曹驥雲夫婦及其兒子曹捷。在他印象中，金、梁兩位老先生惺惺相惜。

而說到作為晚輩對梁羽生和金庸的感覺，周蜜蜜笑說兩人性格各異其趣：「梁羽生是一位大情大性、不拘小節的人，有點不修邊幅，而且鍾意講笑；查先生（金庸）卻是十分企理、斯文，很有書生氣，說話也很細聲。不過，兩人都是博學多才，也同樣喜歡下棋。」

周蜜蜜表示，羅孚、梁羽生和金庸一直都是好朋友，這一點令她覺得難得：「畢竟發生了很多事情，但他們三人多年來也有見面，而且他們每次見面都有很多話題，其實金庸後來患有重聽，其他人說話他未必聽得清楚，但他們三人在一起時，總會談很長時間。」

## 師生：讀武俠小說有助寫作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唐嘉慧報道：昨日嶺南大學、李求恩紀念中學、聖馬可中學共一百三十多名師生應邀出席論壇，參與的同學都非常留心嘉賓的發言。論壇完畢後，記者訪問了李求恩紀念中學的黃景康老師和四名學生，任教中國語文科的黃老師認為，多看梁羽生和金庸的武俠小說，對學生在寫作漫淫方面有幫助，他希望透過參與論壇，可以提高學生閱讀和寫作方面的興趣，同時可令學生從武俠小說中學

習到中國文化、歷史的常識。

李求恩紀念中學的學生表示，他們都喜歡、而且都看過梁羽生和金庸的小說，他們認為參與今次論壇令他們更加了解這兩位武俠小說作家。其中一名學生說：「參與論壇令我們更加了解中國武俠文化的源遠流長，我覺得中國武俠小說是很好看的，絕對不比其他文學作品差。」另一學生說：「這次活動加深了我對武俠小說的了解，亦使我認識到武俠小說不同時期的發展。」其餘兩位學生表示：「參與這個論壇令我們了解到武俠小說，以及金庸跟大公報之間的淵源，同時使我們知道大公報是新派武俠小說的起點。我們亦從中知道香港出了很多武俠名人，而他們的武俠小說更加是享譽全球。」學生最後都說，多看梁羽生和金庸的小說，令他們了解得到中國的文化和歷史，而且可以提升他們的寫作水平。

◀出席論壇的李求恩紀念中學部分師生  
本報攝

▶三百餘嘉賓及師生出席論壇  
本報攝

為賀《大公報》一百一十二周年報慶，由本報主辦的「新派武俠小說六十周年論壇」昨日於香港會展中心舉行。作為新派武俠孕育發揚的母體，六十年前，正是當年的大公報人，手中無劍，卻以一管健筆，開啟了新派武俠氣勢如虹的一甲子。昨日論壇邀請一眾嘉賓，帶領聽眾走向瑰麗的武俠世界。活動吸引約三百人到場。

大公報記者成野、唐嘉慧報道

論壇由香港天地圖書董事總編輯孫立川主持，邀請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、浙江大學發展委員會主席張浚生，中央電視台「武俠世界」編導羅英，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周蜜蜜，原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、「明窗小札」責任編輯李以建等。他們或為新派武俠開山作者陳文統（梁羽生）、查良鏞（金庸）之舊友知交，或者本身就是新派武俠頗有心得的研究者。

### 心懷家國 為民請命

《大公報》總編輯賈西平出席論壇並致歡迎詞，他表示，新派武俠誕生於大公報的子報《新晚報》，梁羽生、金庸均為《新晚報》編輯。新派武俠誕生的思想基礎，是《大公報》百年不變的傳統——愛國主義和英雄史觀。當金庸、梁羽生創作時，這種來自優良傳統的英雄氣概，就自然地融入筆端。另外，大公報是一份深具文化底蘊的報紙，這片土壤中成長的金庸和梁羽生，從刀光劍影的故事中，回望中國人的精神家園。

論壇現場氣氛熱烈，嘉賓對新派武俠既有個人記憶、又有豐富心得。張浚生猶記自己初看新派武俠，是在一九八三年，當時內地少見金庸作品，他在圖書館中找到《笑傲江湖》，結果看了一本不敢再看，「你一看就放不下，怕耽誤工作，實在不敢繼續看下去。」兩年後到了香港，張浚生「拜訪的第一個傳媒前輩，就是金庸」。

張浚生說，讀金庸作品，要解得其中「拳拳之意」。其中之一是——得道多助，小說中的主人公，很多並非天資聰穎的人，卻憨厚踏實善待他人，終究拔得頭籌。另一個是民族和諧，在和平常的接觸中，這是他時常提出的觀點，也就自然而然的深入文中。比如他曾聽金庸說「晉代五胡亂華，在歷史上評價負面，但從正面來看，是中華民族大融合的狀態。」他筆下談及其他民族亦都從和諧共融的角度出發。再者，在對抗強暴方面，「他的作品，從不主張以暴易暴，主角通常都是寬容大度」。

擔任金庸之秘書多年的李以建，坦言自己很少出席會議，聽聞是次大公報邀約方才參加。他猶記十餘年前，為做與新派武俠相關的研究，曾在大公報資

料室翻閱了一整年的報紙，獲得豐富的一手資料。他又說，衆人只知新派武俠的小說好看。但為什麼新舊有那麼不同？其實新派吸收了極為現代的手法，如蒙太奇。他追溯其緣由，是因為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四年，金庸於《大公報》寫電影評論。「他幾乎每天都一部電影、一篇影評，五年就是逾一千五百篇。」這種高密度地鍛煉，帶來了不拘一格的敘事技法。加以作者深厚的文史哲及宗教修為，新派小說方能厚積薄發。除了大公報的廣闊平台外，亦是「天道酬勤」之果。

### 厚積薄發 天道酬勤

中央電視台編導羅英在論壇上表示，中央電視台十套科教頻道現正製作「武俠世界」大型紀錄片，節目共有七集，以年代排序介紹和探索七位武俠小說作家——還珠樓主、王度盧、梁羽生、金庸、古龍、溫瑞安和黃易，預計於年底播出。羅英說：「在製作這個節目的同時，我們有一個疑問，就是功夫的背後是什麼？也許就是每個人心目中的武俠夢，個人對公平、正義、自由、浪漫的追求，這就是我們想表達的一些理念。」

最後一位發言的嘉賓為兒童文學作家周蜜蜜，她亦是原大公報副總編輯、新派武俠小說伯樂羅孚之兒媳，梁羽生、金庸於是她陳叔叔、查叔叔。她說《大公報》是新派武俠搖籃。無論是羅孚本人還是金庸、梁羽生，「對大公報都有感情」。她曾聽梁羽生說起，剛到香港，住地只得一床位，幾乎以報為家，雖然條件艱苦，卻自得其樂。她又說，新派武俠中人——小龍女、白髮魔女都極美，就像一場童話。金庸曾問她能否幫忙，把作品改成青少年版。「我和他說現在已經有很多青少年的讀者了」。書中的極美、極善或許來自於新派武俠作者的一顆童心。

發源於大公報的新派武俠小說，為香港乃至中國的當代通俗文學之先聲。看似天馬行空的想像之下，是東方文化對自由、浪漫、公平的追求，亦是對家國大義的追隨。孫立川說，梅花香自苦寒來，新派武俠作家辛勤耕耘，被稱為「文化沙漠」的香港，添上纏綿梅香。



▲周蜜蜜在論壇上稱《大公報》是新派武俠搖籃  
本報攝

## 新派武俠小說與大公報淵源



▲本報總編輯賈西平在論壇上縱論新派武俠小說與大公報之淵源  
本報記者麥潤田攝

我們在大公報一百一十二周年報慶之際，舉行紀念新派武俠小說誕生六十周年論壇，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。新派武俠有一個特點，它誕生於大公報的子報《新晚報》，它的作者是該報的兩位編輯。這就使得新派武俠與大公報有一種天然的聯繫。因此，我想就新派武俠小說與大公報的淵源這個話題，談一點感想。

### 大公報是孕育武俠新著沃土

一九四五年一月，武術界太極和白鶴兩派掌門人在澳門比武，引發熱議。時任《新晚報》總編輯羅孚先生建議同事陳文統創作武俠小說。比賽後第三日，《龍虎鬥京華》開始在《新晚報》副刊連載，讀者爭相閱讀，一時洛陽紙貴。陳文統先生便是日後在新派武俠小說作家陣營中鼎鼎有名的梁羽生。後來，羅孚又邀請另一位《新晚報》同事查良鏞在報上連載武俠故事，於是又有了金庸先生的首部武俠作品《書劍恩仇錄》的誕生。不論學界抑或坊間，通常將《龍虎鬥京華》視作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之作。如此說來，當時大公報的子報《新晚報》副刊，便是培育新派武俠著作的一片沃土。

為什麼新派武俠小說會發端於大公報呢？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多種多樣，我想從社會背景、《大公報》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傳統等三個方面來作點探討。

首先，金庸和梁羽生為代表的新派武俠小說崛起，與當時社會環境有關。上世紀五十年代，香港社會並無大的動盪，市民生活相對安定，電視和互聯網這類大眾傳媒尚未普及，故而人們工餘閒暇有時間來閱讀報刊和小說，以獲取資訊和茶餘飯後的談資。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更是武俠小說的興盛期，可以說，《龍虎鬥京華》、《書劍恩仇錄》和《萍蹤俠影》等一系列新派武俠小說的誕生並受到追捧，受惠於當時的社會景況和市民的生活方式。

### 俠氣來自報人英雄情操

第二、愛國主義和英雄史觀是《大公報》百年不變的傳統，也是新派武俠小說產生於大公報的思想基礎。一向秉承「忘己之為大，無私之謂公」的《大公報》，不論是在張季鸞和王芸生主編的「新記大公報」時期，還是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復刊時期，都始終秉持愛國主義，「文人辦報」理念。在抗日戰爭中，大公報堅持不在日軍鐵蹄下辦報，跋涉萬里，遷播五次，歷經戰爭風雲，也歷經了江湖險惡。陳文統先生就是銀辛歲月裡加盟大公報的，他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。《大公報》歷史上曾出現許多具有英雄氣節的知名記者，如深入考察西北地區並寫出《中國西北角》的范長江，冒險進駐歐洲戰場，在戰火紛飛中寫出大量佳作，成為二戰西歐戰場唯一中國記者的蕭乾，大公報記者群體中的這些布衣英雄，雖手中無劍，但健筆在手，他們陳世情、述民意、斥敵寇，始終以民族和國家大義為重，將個人的得失安危置之度外，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，胸中激盪着浩然俠氣。當金庸、梁羽生持筆構築新派武俠的精神世界時，這就來自大公報自身的優良傳統和英雄氣概，就自然地融入筆端而蔚為大觀。

第三、大公報是一份深具文化底蘊的報紙，記者和編輯文采俱佳，許多人學貫中西，更以深厚的中華文化學養見長，副刊版面生動活潑，大公園小公園長盛不衰。金庸和梁羽生的新派武俠小說，在這片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，是符合邏輯的。在小說創作過程中，金庸和梁羽生並不滿足於單純以商品化傾向來定義自己的作品，而是致力於增加小說的文化味道，希望讀者從刀光劍影的江湖故事中，獲得閱讀快感的同時，了解中國歷史，了解中國傳統文化，並回望中國人的精神家園，這就賦予其作品強大的生命力和久遠的吸引力。正因為如此，在進入無遠弗屆的電子時代後，新派武俠小說仍呈現出強大的生命力，展會上，書店裡，網路中，熒幕上，新派武俠小說依然受到億萬民衆的喜愛。

